

逃婚



857.7
746

沈 淡 影 著

857.7
746



3 0538 7354 7

逃 婚

沈淡影 著



在S路底的一百十九號單間石庫門內的一間亭子樓，昨天新搬進來一個他年紀雖才廿歲，但臉上看去，却很老成。

從他搬進來到今天，除了每天到房東太太處吃二頓飯外，他簡極沒有一步離開那斗室般的亭子間過，整天的伏在一張新買的小寫字檯上，寫着靠牠生活的稿紙。

他的房東是個善和的寡婦，她對以前的房客，個個都很和善，尤其是對於昨天才搬來的他，然她見了她的新房客那種孤靜的舉動，却使她非常的感到不快，她替那個青年憂愁，同時她又回想到自己的丈夫在時，也和那青年一般地孤寂少歡，終日玩弄文墨，以致身體日漸衰弱，不到三十歲就死了！她那時才廿九歲，便做了寡婦，而且膝下還有一子一女，女的名蕊貞，那時才三歲，男的名志華，她那時真苦！一面要負擔家裏的生活費用，又要料理家人的鞋襪衣食，她辛辛苦苦是忙了十六



但這一次呢！那位熱心的房東，是再也忍不住她二日來，所要安慰和動問的話了！終於停着筷問道：

『鄭先生！你的家鄉在那兒呀？家裏還另有人嗎？』

明中見問，忙停了筷答道：

『唔！在北平，家裏還有父母，弟妹……』

『那麼你怎麼一個人住在上海呢？』

『這個：因為生活問題，所以到上海來，預備謀個職業，那知到了上海倒有一個多月，而生意却沒有找到，不得以暫作賣文生涯的！』

其實他那裏是真的爲了生活而到上海來找職業的，他的爸爸是個北平名紳，家裏很富有，那裏要他拿錢去負擔家用，不過他的爸爸腦子很頑固，在他才滿二十歲的那年，便要強迫他和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結婚，因為那個女子是目不識丁的鄉下人，他那裏肯，便逃到上海來避這個婚期，因為他不願把家裏這種頑固的舉動告訴

別人，所以打着謊回答着，這時房東太太見他說話遲疑不安的樣子，便也轉了話鋒道：

「呵！那末你可常到我這裏來坐坐，整天倒夜的用腦力，是一件不很好的事，對於你自己的身體的健康問題，你應當注意一點兒，這幾天他們姊弟倆，放了年假閒坐在家裏，如果你不怕鬧，我可叫他們來伴你談談！」她說到這裏，對她的女兒道：

「蕊貞！你可和你的弟弟，常常到鄭先生那兒去叨教叨教他，我想信對於你的學問也會增進些！」

蕊貞聽了她媽的話，對明中看了一眼，便帶着微笑道：

「媽好！你倒一面說的，也許鄭先生是不歡喜我們去擾亂他的文思。」

說時臉上頓時浮起了二片紅霞，微斂的眼眶裏，滿含着嬌羞，明中聽了她的話，連忙歉虛的說道：

『我那會不要你們去，恐怕請你們不到，有空時祇管請過去談談！』

說着，把眼光斜視到蕊貞的身上，但這時蕊貞卻也在偷視他，四條視線，卻巧接合在一起，倆人不約而同的微微一笑，這是第一次見到他的笑容，從他搬進來至今晚。

這時各人的飯都已完吃了，明中洗了臉，便告辭了出來，走到自己房內，開亮了電燈，吃杯茶後，坐在椅子上，伏着頭只是想着剛才同桌吃飯的蕊貞，他想「她是多麼的美麗呀！多麼動人呀！如果和自己的未婚妻比較一下，那真天壤地別了！而且她還識字的，唉！我真是個不幸者，處在那十足頑固的家庭中，我一生的幸福，不早消逝了嗎？唉！……」他越想越煩惱起來，鬱悶，憤恨起來，站起身來，雙手放在背後，無意識的在室中來往的踱着，腦中只昏昏的，再也沒有心思，續做那篇未完的『勞工們的吶喊』。

夜漸漸的深了！這時從明中的亭子間裏的一扇玻璃窗中望出去，便可見一輪皎潔

的明月，高懸在蔚藍色的天空，她的光耀是多麼的美麗可愛，但在明中的目光看來，總覺得慘淡，孤寂，靜岑，反映着他的心靈深處！更使他感到身世飄零，孤單可憐，不知中流下兩滴酸淚來，他很沒勁的把衣服脫了，便躺到被窩裏去，但不知怎的，反來覆去的只是睡不熟。

『呼呼……吭……』一陣清響的鼾聲，從前後樓傳將出來，很清楚的送入他的耳膜中，頓時引起了他的幻想，他想：「這時那位可愛的蕊貞姑娘，大約已在黑暗之鄉裏追求她的情人吧！和情人談着情話，她現在正和……不！也許她躺在潔白的被窩內，正在和我同樣的亂思……也許在想……我……也許……不然，在吃飯時她爲甚麼對我微微的一笑呢！呵！這嬌媚的笑，這神祕的微笑，哈哈！」他想到這裏，不覺也笑了起來，窒悶在他胸內的憂愁，早已不知去向的消逝了！但剎那，他卻又沉着臉，自己對自己輕輕的說道，『呵！不要癡想吧，這平凡的微笑，未必見得是愛上了你的吧！』智理彷彿在主使他，他又轉念道：『不！明天如果她來時，我

要向她表明自己的心靈是那樣的思念着她，愛慕着她，並且將自己願和她成爲一對精神上的友誼的話，向她要求，那她也許不會拒絕我的吧！『哈哈！准定！定然！』他反覆的想着進攻這美麗的姑娘的第一步計劃！

★ ★ ★ ★ ★

昏沉沉的，明中在十二時才起床。洗過了臉，不多息，那房東太太的兒子志華，已來叫他吃飯了，跑進門，見桌上已擺着幾碗熱氣騰騰的小菜。蕊貞正在盛飯，房東太太已坐在桌邊等候了，見他進去，便站起身來道：

『鄭先生，飯才好哩，因我自己睡得遲些，小菜都是她燒的，你餓了吧！請用飯啦！』

明中見說，便滿臉笑容的說道：

『我也起床不多時呢！好好，那末金女士，你也可以用飯啦！』

這時蕊貞正在盛飯，見他在對自己說，便回頭對他笑了一笑道：

『鄭先生，你先吃吧！我就來啦！』說着把剛盪好的飯，放在各人的面前，自己也便坐了下來，又微笑着對明中道：

『對不起，今天的菜，燒得不興，請你不要見笑！』

明中見說，便很快的答道：

『很好很好，燒得實在不差。』

說時，對蕊貞微微的一笑！

在飯後，房東太太和他談了好些時候，在他回到自己的室中時，照律的，伏在檯上，寫着那篇『勞工們的吶喊』。

時光老人，在一分一秒的過去，明中的手和筆也在不停地抽動，今天他很高興，一直寫到吃晚飯時才停筆，他吃了晚飯回來後，腦海中總浮蕩蕊貞的情影，他開始怨恨自己了！他想該問她在甚麼學校讀書現在……正在這時「砰砰……」門外起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，接着又是一陣『鄭先生！鄭先生！你可睡啦？』的叫聲，把

他在昏迷的幻鄉裏叫了回來，他立刻站起身，很慌張的 answering ！

『沒有睡！沒有睡！』

一邊立刻把門開了，見是志華和蕊貞，他的心立刻跳了起來，話也說不出了！
還是呆呆的瞧着蕊貞，志華便問道：

『鄭先生，你還沒有睡嗎？』

只才把他的目光收了轉來，即回答道：

『是的，請進來坐一息。』

他回答着。

讓他們進來，他倆進門後，便坐在近窗的二只椅子上，他倆的目光，不時在這斗室般大的室內，循環的流轉着，臉上露着欽羨的樣子！同時在明中的胸內，却彷彿有一塊東西似地不停的在跳躍，但他極力的鎮靜着態度，向她問道：

『金女士。你在那家學校念書，現在是幾年級？』

她見問，便嬌羞的笑了一笑道：

『我的校名是培成女子中學，我今年才高中……』

她說時。雙頰上又浮起了二片緋色的紅霞！

『呵！那末你的弟弟可和你同校？』

『不！他在明志小學，今年是五年級……』

『鄭先生！我們的校裏前天已放假了！可是校中還要開第十次懇親會，也有學生們表演話劇和歌舞，我也要表演的，鄭先生！你去嗎？就在明天，我的媽和姊姊都去的！』坐在蕊貞身傍的志華，忽然微笑着問。

『呵！好的，我准去！』明中說着，向蕊貞看了一眼，而這蕊貞的面龐上已露着歡悅的微笑，志華聽了明中的回答，他更快樂的道：

『那末明天午飯後，我們同去吧！』

空氣突然的靜了下去，蕊貞的目光無意中轉到那隻不十分大的寫字檯上，見許

多中西書籍，很整齊的放在檯上，潔白的一束稿紙，擺在寫字檯上，蕊貞見了便站起身來，走近檯邊，仔細的看了看稿紙上的字，對明中道：

『鄭先生，這是甚麼文呀！完了後，可借給我一看？』

『好的好的，不過很不好，你看了不要見笑！這題目是「勞工們的吶喊」，但還沒有完，等完了，我可拿給你的，如果你現在要看的話，那末我以前在各報上登載過的你先拿去看看好吧？』明中說着，便在抽屜中拿出一本貼稿簿交給蕊貞，蕊貞接來一看，便笑着道：

『好吧！鄭先生，你可別客氣啦！時候不早了，明天見吧！你也該睡啦！』說着便挽了志華，拿了一本貼稿簿出去了，明中望着她倆的背影，說了一聲，『好！明天會！』目送她們姊弟倆走上了樓，轉身便將門關上，坐在床邊，呆呆地望着，一盞廿五支的電燈光想着：『明天她弟弟的校中開懇親會，她也去的，哈哈！這不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嗎？唉！可惜她媽也去，不然自己倒可對她表明自己的心跡！說明』

自己是如何的愛着她，同時要求她成一個精神上的朋友，想她大抵不會拒絕吧！」想到這裏，在平日不易見笑容的臉上，又浮現出一絲微笑！然而一轉念，卻又覺不妥，不如自己來寫一封信面呈給她的好，他決定了他的意志。毅然的站起來走到檯邊，拿了一本信箋，提起筆來寫了一封求愛信，預備明天給她，寫完後，封入一只緋色的信封，便放入了衣袋；一看錶已到了十一時四十五分，便即脫了衣服睡了！一剎那已入了黑甜之鄉！在夢中他見自己和蕊貞同在公園中娓娓情話着，帶着涼意的風，輕微的吹吻着他倆的額髮，在法國梧桐的樹枝間。蟬兒高聲的唱着迎夏曲！在這幽靜廣大的公園中，他覺得只有他們二人，他更快樂了！他跪在地上向她求婚，弄得她臉紅耳赤地，但結果終默許了他，不多時，他倆的嘴唇已接合一起！他真被她陶醉了，只是望着她微微的笑着，在醒來的時候，臉上還帶着笑容！他睜開眼睛，瞧瞧床頭掛着的鬧鐘，已十一時了！他即起身，洗臉後，不多時志華已來叫他吃飯了，並且告訴他說今天早些吃飯，吃完了飯便可去看表演。

『好呀！』明中隨便的答了一聲，便同志華上樓，見她們母女已在等了！那位善客氣的房東太太，照律的說了幾句客套，並且又對他說：

『鄭先生，你飯後可和他倆同去玩玩，本來我也預備去的，因為剛才隔壁的王太太叫我去雀戰，只好失陪了！』明中聽了她的話，他的心裏歡喜得甚麼似地，他想今天的機會是不能再給他輕易的過去的啦！便裝着鎮靜的態度，淡然的答道：

『那我也不去了！』

志華聽了他的話，未待她媽的回答，便搶着說：

『鄭先生，你可不能，今天一定要同去的，而且你昨晚不是答應我的嗎？』

這時房東太太也說道：『那可不能！你又沒有麼甚事，就陪他們同去也不妨！』其實明中真是求之不得，因為和蕊貞同去，有些不便，所以故意這樣說：『我也不去了！』現在房東太太既這樣誠心叫他去，他想再若不答應，恐怕反要形成僵局。於是便答應了下來，飯畢洗臉後，明中便走至自己的臥室，在床下的皮箱中，

拿出一套較新的西裝，正在打領結的當兒，蕊貞和志華鑽進門來，他們都已換上了「件簇新的衣服，蕊貞還穿着一件黑色的毛皮大氅，她的臉上擦過了些紅白的香粉，這時明中的眼中看來，更覺他的美麗了，心內暗暗叫着：『呵！她真是一個安琪兒呀！』打好了領結後，便穿上大衣，對蕊貞看了一眼道：

『那末我們走吧！』

蕊貞向他笑了笑道：

『好呀！』

說着便攙了志華走了下去，明中也就跟了下來，在路上他倆攙了志華，默默的，也不說甚麼。

這時『呼呼……』的朔風，雖狂烈的向他們進攻着，但懷着滿腔快樂的他們，那裏覺得冷！默默的走進了明志小學，由招待員引他們進了禮堂，在座定後，志華便離開了他倆至後台去了！明中的臉上立刻浮現出二朵紅霞來！當不少人用驚羨的

眼光來注視他時，他斜眼看了蕊貞一眼，見她的臉也紅得非常了！開了懇親會後，便是游藝節目，他倆仍是靜默着……這時明中再也忍不住了，便道：

『金女士！你瞧他們表演得多麼好呀！』

『是呀！小學生能表演得這樣，的確不容易，而且這劇本也編得有意義！』她遲了一遲又道：

『鄭先生，你在北平，是在那家學校念書？』

『我在燕京大學！』

『可畢業？』

『沒有，再一年半就可畢業了！』明中慷慨着道：

『那末你就要回去的？』她很急的問着。

『不！我不願離上海，更不願離開你們，我將長此住在上海了！』

她聽了他的話，隨口的應了一聲，便假裝着看戲的態度，心裏很驚奇的想着：

『他爲甚麼不願在大學讀書，而願住在狹小的亭子間，過着賣文生涯呢？難道他撒謊嗎？這且不去管他，他說更不願離開我。這句！話豈不是奇怪……』她想到這裏，忽然聽得明中低聲的叫了她一聲，她回頭一瞧，見明中在大衣袋內拿出一封信來交給她，她立刻接了過來，放在自己袋內，這時她的呼吸很緊促，心也彷彿一上一下的不停地跳躍着，臉上立刻覺得一陣熱，一瞬間已塗上了紅色！

這時明中的內心，快樂得甚麼似地，他胸內的心，彷彿小鹿撞着般的；這時台上正是志華表演着『小小畫家』最後一幕了，完後，志華滿臉笑容的走向他倆的坐位傍道：

『鄭先生！蕊姊！完嘞！我們可回去了。』

他倆回頭一看，原是志華，蕊貞便說道：

『可不是？我們正等着你呢？』說着立起身來，對明中笑了一笑！這時明中也已立了起來對志華道：

『志華！你表演得真不差。』接着笑了幾聲，便在人聲擾亂的氛圍中，他們三人離開了學校，暮色蒼茫中，踏上了歸程！

不多時已到家了！那位房東太太早已把飯菜預備好了，見了他們便笑着道：

『你們餓了吧！快吃飯啦！』

在飯後明中便告辭了回到他自己的室中。

這時黑暗之神已包圍了大地，明中對着電燈在想，他想：『她既然接受了自己的信，決不致沒有回信的，哈哈！』他笑了！他快樂得不自主地唱起歌來，這一夜，在夢鄉中他得了他所希望的一切！

次日一早起來，見在門口有一封信，他便很迅速的拾了起來一看，見信封上寫着『面呈鄭先生展』署名是『蕊貞』二字，於是他笑了！手足也微抖了起來，立刻拆了開來，一剎那清秀而整齊的鋼筆字跡，展露在明中的眼前了！他低聲的念着：

『鄭先生：

讀了你的信後，使我覺十二分的慚愧，致於你所願望的一切，我已誠摯的在這裏答應你了！你送給我的心呢？我早把它放入了自己的胸膛，同時呢？我把自己的一顆純潔的心！也赤裸裸的貢獻在你的面前，願你好好的把它藏起來吧！再談，啦！夜深了！就此祝你

文思猛進！！

蕊於十二月五日夜

他接連的讀了幾遍，喜得發狂般的，把信送近自己的嘴吧邊，緊緊的吻了幾下，然後放入皮箱內。便拿起筆來續做他那篇未完的「勞工們的吶喊」。這時室內是靜寂的，祇有「色色……」的鐘聲，和「沙沙……」的鋼筆聲，奏着異音的交響曲！

自那天起，蕊貞忽然病了！起先是着了冷，她的媽認為一些小病，不妨事的，所以僅吃了些草藥，誰知在第二天的傍晚，她的病勢突然轉劇了！身體彷彿是段燒

紅的族，這一來可把她的媽着了慌，弄得茶飯無心的終夜伴着她，默泣着，……一面叫明中去請大夫，明中便不顧門外的風雪是那麼緊，飛也似地請了大夫回來，室內的空氣是靜靜的，除了醫生輕微的步伐來回的踱着圈子外，僅馬路上送來的二二聲淒切的叫賣者的高喚！

睡在床上的蕊貞，臉色白得紙般的，從前浮現着的紅霞，早消逝得不知去向了一！她一雙無情的眸子，老凝視着明中，明中呢？也不時偷看着她。

這時來回躑躅着的醫生，突然走至明中的身傍，輕輕的對他道：

『鄭先生，尊夫人的病已很危險，僅看今晚吃的藥了，你得當心呵！』

這一來，把明中的臉也說得紅了！他想對他說明，但一轉念，又何苦呢？便隨口的應了一聲『喏！』

醫生去了，明中更侷促不安起來，在時鐘打了一下後，便告辭了出來，悶悶的，脫了衣服便睡了！次日直到志華叫他吃飯時才起來，他睜開眼來便向志華道：

「志華，你的姊姊好些沒有？」

「謝謝你！好得多了，鄭先生，媽在等你吃飯了！」

「呵！我來啦！你先去吧！」說着便穿起衣服，匆忙的洗了臉，走至前樓，見房東太太的臉色，已有笑容了，他才放心的問道：

「令媛好些了吧？」

「對啦！謝謝你，今天好得多了，吃飯吧！」

飯後，便和她同去看她的女兒，這時蕊真正側臥着在看明中借給她的貼稿簿上的作品，聽得有人走來，便立刻把簿子藏在破窩內，房門「呀」的一聲開了！進來的却是她媽和明中，她微斂了眼睛，對明中點了一點頭，他媽立刻用手摸摸她的頭，對明中道：

「鄭先生，那個大夫開的方子不錯，祇吃二貼已經轉機了！」

「不錯，這大夫在上海是很有名的。」

「呵！」房東太太停了停又道：

「呀！我倒忘了，鄭先生，你坐一回兒，我去洗好了飯碗就來，真兒你同鄭先生談談。」說着便出去了，這時室內僅祇他們倆個人了，明中到傷促不安起來，蕊貞老是凝視着他，更使得他不安了！他勉強的對她道：

『金女士。貴恙好得多了吧？』

『謝謝你，真對不起，害你也忙得深夜未睡，鄭先生，叫我怎樣報答你呢？』他數天不見了的她那二片紅霞。這時又出現了！

『金女士你太客氣了，那也算不了一回事的，以後別再那樣客氣才好！』

『鄭先生，你的大作真不錯！』

『不見得，實才沒有辦法，爲了生活問題罷了！』這時她的媽已來了，他們的談話也停止了，明中便告辭了出來。

光陰似飛般地消逝着，一瞬間已悄悄的溜去了十數天，蕊貞的病也早已大好了

，在這幾天中，她差不多天天要到明中的室內去的，他們的友愛也漸漸地增進了起來，然而蕊真的寒假期却已滿了！明天她是要到學校裏去，因為她是寄宿在校裏的，進校開課後，每月祇能歸家一趟，所以今晚特來向明中告別的，她推進門來，見明中伏在檯上寫着稿紙，她叫了一聲『明！』便靜立在檯邊，臉上顯露着無限的悲哀，明申見了她今晚愁眉雙鎖，心內十分驚奇，停着筆向蕊真道：

『你今晚爲甚麼不樂呀？』

她見問，便嘆了一口氣道：

『唉！明兒我要到校裏去了，後天得開課！』

『唔！明天就要上學去了？』

『是呀！這校開課得真早呀！』他是靜默着，心內頓時不樂了，心想安慰她幾句，但嘴內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雙目凝視着她，見她眼眶中滿含了淚珠！靜默了好久，他始鼓着勇氣道：

『蕊！爲甚麼要悲哀呢？路又不遠。況且我們可以通信的呀！你一到校便可寫信告訴我，你學校的地址，我就可以立刻回信給你的。』

她聽了這幾句話，一陣酸淚早在往下流了！停了一會兒，她帶着嗚咽的道：

『那我知道的，但……』她說到這裏，身子便向牀上一倒，全身一上一下的抽動着，明中也便倒了下去，倆人便緊緊的擁抱了起來，四片熱的嘴唇接在一起，緊緊的，可是蕊貞仍嗚咽着，經明中多次的慰勸後，她始住了哭！大約在十一時後，蕊貞便告辭道：

『那末你明兒該送送我啦！』說着，用手怕擦着眼睛。

『那一定！你乘幾點班車？』

『晨班九點鐘！』

『好！我八時半就在車站等你。』

『也好！』說着，又和明中緊緊的吻了一下，始戀戀不舍地走出了門房，明中

站在門口，目送她走上了樓，才「唉！」的吁了一口氣，轉身關上了房門，心內又驚又喜的躺在床上想着！

「唉！我真是沒福的人，剛和她相識得不多天，便要別離了！……」心內一陣悲悽，淚珠不自主的淌了下來，一滴滴連枕衾也濕透了！一忽兒已昏昏的入了夢鄉！

在他醒來的當兒，已七時半了！他便把熱水瓶內的水倒在面盆裏，洗臉後刷了一刷外衣，戴上大帽，跑出門去，見白皚皚的雪花在不停地飛揚！馬路兩傍，堆着很多的冰塊和雪花！但一羣爲生活而驅策的無產階級們，仍在這冰天雪地朔風怒號中蠕動！奔波……

他叫了一輛街車，向北站前進，不多時，車已停在車站門前了，他下了車，在衣袋內摸出二毛小洋，交給了車夫，看看時候還早，而且肚內也有些餓，便走進一家附近的點心店，吃了些點心，剛出店，見蕊貞坐在一輛車上，車已漸漸近來，明

中便跑至車站門口，這時蕊貞也已看見了他，便叫道：

『明！累你了，這樣的雪天，冷冷的站在這裏！』她說到這裏，車已停在他的面前了！他順手將放在車上的皮箱拿在手中，蕊貞付了車錢，倆人走到車站，蕊貞好了車票，倆人走入了月台，車還未到，倆人靜靜的凝視着！胸內滿塞着悲哀！在擾雜的人聲中，二人的臉上，不時發出一陣淡淡的苦笑！

雪！仍一片片不停地飛舞着，良久良久，她才低低的對他道：

『明！我真不願到這樣遠的地方去讀書，如果不爲下學期就可畢業的話！』

『爲了求學，就是再遠些，也該前去的！我並不因此而傷感！我覺的你的前途是充滿着光明！唉！我的前途盡是充塞着荊棘！黑暗！家庭呢？是不必再提起的了，這麼大的世界中，能了解我的心的人，除了你外還有誰？』

『不要講那種消極的話吧！前途真待我們去拓呢！不是嗎？』

這時火車已停駛在他們的面前了，『蠕蠕……』轉動着的機轉聲，彷彿他倆的

心一上一下的跳躍！

「嗚嗚……」的汽笛高聲鳴了起來，他默默的送她上了車，走至蕊貞坐着的窗口邊立着，見蕊貞的眼眶中，貯着二顆瑩晶的淚珠！火車漸漸地蠕動了，慢慢地爬出了車站！呆立月台上的明中，遲慢的動搖着他的臂兒，在他紅了的眼睛中，迷糊地見蕊也在對他搖手！

「呵！這可殺的怪物，它掠去了我的愛人了！」當火車消逝在他的視線的時候，他還呆立在月台上，獨自靜靜的想着。

雪仍不停地飄蕩，凜冽的朔風，吹得他打了好幾個寒顫，他始終受不住風雪的逼迫，離情的刺激，終於帶着一顆悲痛的心，無精打彩的踱出車站，叫了一輛街車回來，一進門，他覺得室內清靜了許多，見了蕊貞坐過的椅子，他看上去彷彿懷着悲哀般的，他靜靜的趟在床上，心內糊亂地想着：

「此後再也聽不見她黃鶯般的語音了！再也難瞧見她嬌艷的情影了！他想到日

後的生活是將更無聊，是將更枯燥。」他越想想煩惱了，他的頭也痛了起來，不知怎的，在吃飯的當兒，他的飯量也減了！糊亂地吃了些便即回到自己臥室中，想續做那篇未完的稿子。但那裏有心思，他的腦海中又浮現了已往的事跡！他現在倒有些後悔了！他記得自己離家至今，已有二月多了，在這二月中，自己的父母是多麼在悲痛自己啊！他們的心是多麼在爲自己着急，尤其是年老的慈母，這二月的過程中，她不知流了多少淚了！他覺得自己是太殘忍了！對自己的父母總不應該那樣，使他們心痛，雖然他們的頭腦是那樣頑固，但到底他們是自己的親生父母，他們很小心心的把我撫養到這樣大，沒有報恩他們，反使他們心痛受氣嗎？

『唉！真不應該，你這逆子，還不快回去，跪在你父母的面前求饒嗎？該死！該死！』他的心彷彿在呵責他，他覺得自己對父母的行爲，的確是個逆子，但一轉念，卻又覺得父親是太頑固了，婚姻是終身的大事，非要雙方澈底的了解後，才能談得到婚姻問題，如果一味盲從，豈非葬送了二人的終身……他這樣反覆

地想着，但不久便被夢之神誘惑到黑暗之鄉去了！

★ ★ ★ ★ ★

光陰的易逝，真使人吃驚，彷彿一瞬間，卻已溜去了三天，在第三天的早晨，明中還沒有起床，志華在門外叫道：

『鄭先生，你有一封信……』

明中聽了志華的話，心內砰砰的跳着，立刻便起身，很快的把門開了，讓志華進來，志華見他穿着單布衫，便拿信交給他道：

『可不要着了冷，再會吧！』說着便跑了，明中便將門關了，急急的把信封上的字跡一看，知道是蕊貞寫來的了！心更狂躍了起來，便立刻拆了開來！上面寫的是：

『明：

車站一別，匆匆又是三天了，在這三天中，大約你已等得煩惱了吧！但明哥：

我要請你原諒，因為剛到校，要理房間，又要配書，所以到今天才寫信來，而且也沒有甚麼可以告訴你，隔幾天我們再談吧！同時還請你快寫信回信來！我在這裏倚望着，就此祝你

文思猛進！！

你的蕊貞上 于正月二日

——通訊處蘇州閶門外清正街培成女子高級中學——

他看完了信，立即在抽屜中拿出一本西式信箋，提起筆，就寫了一封回信，剛寫好，志華已來叫他吃飯了，即封好了信，隨志華至前樓，飯後便冒着雪至郵局，把信付了寄，就即回來，剛關上了門，志華在樓上叫道：

『鄭先生，你又有信在這裏！』

他聽了，回頭見志華拿着一封信走將下來，他便搶着走下一步，把那信接了過來，在信封上印着「××社」的字樣，立刻使他想到了前星期寄了去的稿紙，也許退回了，他心內很不高興的走進自己的室內，把那封信拆了開來，但裏面却没有自

己的稿紙，這時他重又快活的念道：

『鄭先生：

大作甚佳，不日即可付印，稿費准以五元一千計，先交郵局匯上大洋五十元正。餘款於出版之日，定當一併寄上勿念，以後還請源源賜寄爲盼！

××社出版部啓。

他看完了信，竟快樂得跳了起來。他想他今後的生活可不用擔心了！不！也許將來會成個文學家，『哈哈！』『文學家』『文學家』他開始笑了！連飯都比平日多吃了些！

× × × × × × ×

光陰飛般的消逝着，那美麗而又溫柔的春之神呵！又偷偷地降臨到人間了！同時那殘酷的冬神呢？早已一溜烟的走了，大自然中，呈着一片愉快而蓬勃的新氣象！

同時，明中和蕊真的友愛，也漸漸達到了沸點，彷彿一座熱度過猛的火山，一觸即會暴發般的！

在國歷三月二十的那天，蕊真的校裏已宣告放春假了！那些寄宿的女生們，大半很忙的在整理着行裝，蕊貞，她也很忙碌的在整着行裝，因為她已寫信告訴明中，說她今天下午准來，叫明中在北站等她，所以在當天便搭早班車回來！

在車廂內，她想着，她想在不久以後的當兒，便可和日夜思念着的愛人兒相見了！她覺得自己是個幸福之人，在這個世間中，她居然得了一個瞭解她的人了！『哈哈！』她很得意的微笑了！

不多歇，車已停在北站了！她獨個兒提着皮箱，在擁擠的人羣中，擠出了車廂，她很注意站在月臺上的人，正在這時，忽然在她身後有人叫她的名字，她急回頭一看，見是明中便道：

『你可才來呀？』說着走上前一步，明中便把皮箱從蕊貞手中接了過來，一面

答道：

『不！來了好一會了！』

這樣，他倆靜默的走出了月台！在路上，蕊貞忽然緊握着明中的手，明中便停了下來，蕊貞有千言萬語欲說，到這時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凝視着，內身心，卻不停地跳躍着，彷彿小鹿撞着般的。這時如果在沒有人的荒島或森林中，他倆也許會緊緊的擁抱起來，熱烈地作個十分鐘的長吻！

『蕊！我們走吧！』好一會，明中始對蕊貞說了這句話，於是他倆重新踏着緩緩的步伐，向着S路走去，帶着煖意的春風，微微的吹動了他倆的衣襟，不知何名的鳥兒，站在馬路旁的梧桐樹上『吱啞！吱啞！』的唱着無拍節的歌曲！彷彿在歌頌他倆未來的幸福！

大約有一刻鐘，已到了S路了，爲免人家嫌疑計，明中便離開蕊貞，轉向V路的一家圖書館中去了！蕊貞一個人踱進了家門，便大聲的叫道：

『媽！媽！我來了呢！』說着把門關上了，正在縫着襪子的房東太太聽了她女兒的叫聲，急放了針線，一口氣從樓上奔了下來，見蕊貞在客堂間，他便問道：

『貞兒，才到嗎？』

『才到的，弟弟呢？』

呵！他校裏昨天就放假了，現在大約又去玩了！說着，便把她女兒的皮箱拿上了樓，蕊貞也跟着上去，沒有多少時，明中也回來了！上樓時聽得蕊貞在叫自己，便直上前樓，見了蕊貞便假惶惶的道：

『金女士！才到嗎？』蕊貞心想道：『這法子倒不錯，不是你和我同至S路的嗎？』想到這裏，不覺微微笑道：

『對啦！到得不多時哩，鄭先生，身子一向好？』

『托福！托福！再會吧！有空請過來談談！』

『怎麼坐也沒有坐便要走了！這可不能！』

『不！因為有些小事，停會兒再來吧！』說着便逕自走了！進了自己的臥室，懶懶的趟在床上，腦際中重映着上次送蕊上車的一幕情形！一雙呆滯着的眼珠，一瞬不轉的望着桌上用石膏粉做的婕芬與阿羅波！不知不覺中睡着了！

『鄭先生！吃飯啦！鄭先生！吃飯……』

在夢中他得到的盡是快樂，所以志華叫他仍是，『呼呼……』的甜夢着，直至志華用手推後，他始含微笑的醒了過來！

『志華，現在幾點鐘啦？』他一面擦着眼睛，一面含糊的問着房東的兒子。

『十二點多了，怎麼你今天怎樣好睡呀！我叫了你好一歇了，快去吃飯吧！她們等着呢！』說着，便拉着明中的手，走進了前樓，見她們已坐在桌邊等候了，明中便道：

『對不見起，又勞你們久候了！』說着，便在房東太太對面的空椅上坐了下來，偷偷地將目光斜到蕊貞的臉上，不知道蕊貞也在偷視着他，頓時四條視線接在一

起，倆人不約而同的微笑了！這時志華也已坐了下來，一面吃，一面講着剛才叫明中時的情形，最後他很滑稽的說道：

『媽！鄭先生睡着時，活像一隻死豬呢！哈哈……』這句話引得各人都笑了起來！房東太太忍着笑道：

『你這孩子真玩皮，怎麼和鄭先生也敢鬧玩笑！下次可不能，』說着回頭對明中道：

『鄭先生，可不要見氣！』

『沒有意思，他到很滑稽呢！哈哈……』

洗臉後，便至自己室中，坐在椅上，拿起筆來，糊亂地寫了一首詩：

你是那麼的美麗動人啊！

祇要一見了你，

便會使我忘却人生一切的悲哀！

你真是人間的天使，

天上的安琪兒：

呵！泰娜斯！(Venus)

我在爲你發狂，

心靈在爲你顛倒，

當薄潤的嘴唇和我接觸時，

我的熱血狂湧，

我的靈魂飄蕩，

在這惱人的春天中，

祈望着你再給我一杯愛之汁吧！

他寫完後，低聲的讀了數篇，正想抄入稿本，忽然有人把他的雙眼蒙沒了，並且叫他猜，明中聽她的講話分明是蕊貞了，而且他在上海，除了蕊貞外，再沒有第

「個女人的，便雙手握住她的手道：

『你不是蕊嗎？哈哈……怎麼進來一些也沒有聲音！何時進來的？』

『來得不多時呢！你做的詩，可以讓我看看？』說着，便在桌上拿起明中剛才作的詩，看了一篇，在明中的心內，是最好把他那篇詩給她看，自己叫她看倒有些不好意思，所以她自己要看看，還假惺惺的道：

『那不能給你看的，做的很無聊！』

蕊貞看完後，微笑的指着那篇詩道：

『誰是安琪兒？誰是麥娜斯？』說時臉上已浮現着兩塊紅霞！美麗的臉龐這時更鮮艷了！明中見她問，他想機會來了。便鼓着勇氣說：

『都是你呀！蕊！你有安琪兒般的天真！你有麥娜斯般的美麗！你……呵！我要求你給我一杯愛之汁呵！』說時在她的手上緊緊的吻了一下，他的心靈抖顫着，偷眼看看她，見她低下了頭，臉上更加紅了！他在椅上立了起來，緊緊的擁着她道：

「蕊！我是多麼的愛着你呵！在我見了你後，我的心便像失了般的，沒有一時不隨在你身邊，呵！我太魯莽了！但蕊！你允許我這樣的向你求愛嗎？」

她祇是低着頭，沒有回答，然內心卻早已被他陶醉了！所以明中吻她的時候，她是那麼地熱烈。那麼地親匿，緊緊地擁着明中的腰，微笑着，微斂的眼睛，靜靜的凝着明中，明中也得到勝利般的微笑着！

這時玻璃外黃金似地柔陽，靜靜的由玻璃外灑了進來，那寫字枱上襯着春草般的綠呢玻璃上，反射出幾道金光來，照在粉白的泥上，塗上了一塊淡黃！由玻璃中望至馬路的上，綠色的法國梧桐，整齊而輕微的隨着徐徐的春風在搖頭，零亂的影子映在柏油馬路上，清楚得數得出來！

「一陣格格……」的樓梯聲，打破了室內的靜寂！他們驚慌地離開了！

「姐姐！我們到公園裏去不？志華進了室內，便攙着蕊貞的手，這樣地說，蕊貞便向明中道：

『鄭先生你去嗎？』

『好！讓我換件上裝。』

他們姐弟倆等明中換好了上裝，便一塊兒走出了門，三人靜靜的走着。走着，不一回兒便進了公園，天真的志華，快樂得甚麼似地，帶笑帶跳的跑向假山傍的那隻亭子中去了！他倆緩步的走着，明中見了樹枝上棲着的二隻黃雀對蕊貞道：

『蕊！你瞧那對黃雀兒多麼親匿呵！我們能像它們永遠地在一塊嗎？』

『我也希望像你所說的那樣呢！哈哈……』輕微的笑了！走至茅亭邊！她叫了志華，一同由一條蜿蜒曲折的煤屑小徑，走過了一條木欄的小橋，沿着野薔薇花架走過小小的木林，在噴水池旁的椅子上，他們坐了下來。

風兒輕微的吹着，噴水池中噴出來的清水，便像微微的細雨般的四散開去，絲絲的落在水中紅紫黑黃的金魚身上，但它們絲毫沒有害怕的樣子，仍張開着嘴巴在吞着水泡！志華看了笑了！他拍着小手叫道：

『姐姐：你過來看，這金魚怪可愛呵！』

正在和明中低談的蕊貞，立刻回頭過來道：

『對啦！將來我們也去買它一對好不好？』

『真的嗎？幾時去買？』

『買金魚的不是常過我們的門口嗎？』

正在這時，忽然在濃綠的小林間，傳出一陣清脆的聲音：

『噢！不是蕊妹嗎？』蕊貞猛然的回頭，見短的樹林中，走出一個年在二十左右的妙齡少女，穿着一件最流行的淡黃色的旗袍，兩只粉白的玉臂，展露在短的袖口外，一隻黃金色的錫子，戴在手臂上，經陽光的照耀，發出一種燦爛悅目的光芒！燙捲了的黑髮下，托出一張蛋形的臉兒，淡黃的脂胭，薄薄的敷在深埋着笑溝的頰上；兩隻高的乳峯上，由頭頸上倒懸下來一串金的絲條，中間一隻小小的綠色翡翠鷄心，在薄紙般的露齒紗旗袍裏，反映出潔白的肉的誘惑！

那人笑盈盈的近了攏來。

『呵！我當是誰，原來是瑛姊！』說着蕊貞跑上前一步，緊緊的握着那人的手道：

『瑛姊：我們二年不見了！光陰真易逝呵！』

『不是嗎！記得我們初中畢業的那年是矮矮的呢！哈哈……』笑着，她斜眼看着靜看着她的明中。

『你一人來嗎？』

『對的！』

『那末到這裏來，我介紹你一個新進文學家！』說着拉着那人的手，到明中面前，明中便立起身來，蕊貞對明中道：

『這位是姓張，張柳瑛女士，這位是鄭明中先生，在各報，各雜誌上常有這位先生的大作……』

『久仰！久仰！今日得瞻廬山，真三生有幸呢！』說着對明中輕輕的一笑！明中立刻謙虛着道！

『不見得，那是金女士說大了！張女士現在正在求學吧！在那家學校裏？』柳瑛還未回答，蕊貞却搶先道：

『她現在愛國高中部，以前在樂羣是和我同班畢業的！』

『對啦！那時我還祇十九歲呢？可是光陰真快。一混已二年多了！』她停了停又道：

『鄭先生府上在那兒？』

『呵！就住在這位金女士家裏，有空還望你常常過去談談！』

『喔！很好很好，一定過來叨教！』

這樣他們三人無目的地談着，直到黃金色的夕陽沉溺在海底，西天的一角塗滿了紅霞！明中才立起身來道：

『我們回去吧。』

蕊貞見說，也站起身來，對柳瑛道：

『瑛姊！你預備走嗎？』

『好！』同走吧！』說着也站起身來，搭着蕊貞的臂膀，明中攙着志華，四人走出了公園，在門口柳瑛對蕊貞道：

『蕊妹。我送你們回去吧！我的車子在那面。』說着高叫了一聲『阿三！』那正在看書的汽車夫，便立刻把車開到了他女主人的面前，柳瑛便迎他們先坐進了車廂，前後自己也向車內一鑽，關上了門，汽車便向着S路進行！

不一歇，汽車已到了蕊貞門口，蕊貞下了車，對柳瑛道：

『瑛姊！請到舍間坐回兒好嗎？』

『好！去見見伯母。』說着關叫車夫等一回兒，便和蕊貞走上了樓，明中也隨了上去，這時蕊貞的媽正在預備着晚飯，蕊貞一進便對柳瑛道：

『這就是家母！』

『呵！伯母，』

『呵！蕊兒，這是你的同學嗎？』

『對啦！她是我二年前的同學，以前沒有來過！』

『呵！請坐請坐，晚飯吃了去！』說着倒了一杯茶給柳瑛回對蕊貞道：

『你陪她談談。我去預備晚飯了！』說着便到樓下去了！蕊貞便向明中道：

『噫！你還客氣嗎？怎麼不坐！』

『不，或就要下去了，張女士晚飯吃了去，我一回兒就來！』

『我倒忘了，鄭先生，我可到你臥室去參觀一下嗎？』

『可以可以！可是骯髒得很！請不要見笑！』說着對蕊貞道：

『你陪張女士同來吧！』

三人一同進了亭子間，明中便叫呼她坐了下來，三人隨便地談着，不多歇志華

來叫吃飯了！柳瑛一看手錶，已經六時一刻了，她立起身便要告辭道：

『好！你們去吃飯吧！我走了！』

『那不能，瑛姊！今天一定要在這裏吃了去！』

明中也這樣道：

『對啦！吃了飯我請你們去看電影好不好？』

柳瑛見他們這樣誠摯，覺得再難推辭，便道：

『那末我叫阿三先回去吧！』

『那叫志華去關叫好了，志華！你去對瑛姊的車夫講！說吃了晚飯會來的。』

『喔！』志華便奔了下去，對車夫講明了，即回到前樓，蕊貞等早已在等候了

！他們吃完了飯，明中對蕊貞的媽道：

『金太太，今晚我請你們去看電影去，不？』

『那可不敢啦！』

『不用客氣，張女士也一同去！』

『好吧！金太太也不用客氣，這裏可有電話，我叫阿三來！』

『這裏沒有，隔壁王家有的，我陪你去打吧！』志華搶着說。

『好！那末我們立刻去！』柳瑛與志華走出去後，房東太太又道：

『那真對不起，要叫你破鈔了！』

『金太太太客氣了！這又算不了甚麼一回事，我去換一件衣服就來！』說着，對蕊貞微微一笑，便走下了前樓；等他換好了衣服上來，她們早已在等了，便一同下了樓，汽車也等在門口，五個人進了汽車，一瞬間已到了電影院的門口，柳瑛和明中搶着要買票，客氣了好一回，結果終於明中買了票，也許是來遲了些，電影已開映了！他們在黑暗裏找到了五只坐椅，回來時，柳瑛送她們到家後，才獨個兒回來！自此以後，柳瑛差不多天天到蕊貞家裏來的，而且來了一定要坐到深夜才去，可是光陰很快的過去！一混又溜去了數天，那天晚上柳瑛不知爲了甚麼倒沒有來，

蕊貞和志華靜坐在明中的室內等着，因為這幾天來他們成了習慣般的，一吃完飯便同明中至亭子間等柳瑛了！可是今天到了八點鐘還沒有來，志華便感到不耐煩的道：

『貞姊！恐怕瑛姊不會來了！我到外面去玩一回兒。』

『呵！就來。』

志華走出後，室內更靜寂了！淡白的月光由玻璃窗透了進來，晒在地上，晒在蕊貞的臉上！

明中見了室內無人，便站起來走至蕊貞身傍道：

『好美麗的仙子，你可允許我永遠這樣的愛你嗎？蕊！』說着，用手撫着她的頭髮！

『哼！不要愛我不愛我吧！有更美麗的人在追求着你呢？』說着，站了起來，抿着嘴走到玻璃窗前，探着頭看着月亮；明中倒一呆，站起身來走近她身邊問道：

「噢！這可希奇了！誰在追求我？你這麼知道？」

「還假惺惺呢！騙誰！」

「天曉得！我真的不知道呵！蕊！難道你還不諒解我嗎？那我可宣誓給你聽！」

蕊貞見他這樣，也便轉鋒道：

「和你開玩笑呀！怎麼這樣認真！」

「哈哈……你真玩皮，我親愛！你放心吧！真的有人在追求我！我也不會去愛她的！」

他們的手緊握了起來，望着蔚藍的天幕下一顆月亮，似乎在對他們微笑着；馬路兩旁的梧桐樹葉，淡白的月光晒在枝頭上，更顯得嫩綠可愛，地上滿映着錯亂的葉影，輕微的風兒吹過時，葉兒便緩緩的點着頭，影子也搖動了起來！不知何處送來了一陣淒切的虫鳴，彷彿在唱甚麼歌般的！蕊貞對着月亮道：

月今天是多麼的圓呵！但可惜不能常圓！瞧瞧！明！那可惡的黑雲老是阻障着它的前途呢！」

「不是嗎？它象徵着人們的一生呢！這世界裏到處都充塞着黑暗！人們不是在自相殘殺嗎？」

「瞧！志華來了。」她指了指玻璃下的志華，說着便離明中出去了！室內祇剩明中一個人，他默默兀立的站着，望着現在，可怕的未來……他突然的躺在床上哭了！

第二天在玻璃窗中晒進來幾線黃金色的春陽時，他始從夢中醒了過來，伸了伸腰，覺得被邊還有些濕！便『咯落』的從床上爬起來，見門口的地上，安放着一封信，他的心立刻像小鹿在撞般的跳了起來！急把信拾起來拆開了！

『我親愛的明：』

在昨夜起，我便發然的叫你一聲親愛的了！你當然也不致會拒絕我的吧！呵！

明：我不知爲甚麼，在你的面前總是講不出我所願欲對你講的話，希奇！不知甚麼力阻止着我，呵！明：你不是也說過嗎？你在我的面前也老是說講不出你所欲講的話嗎？那我們真是相患同病了！明：我們的表面雖並不親隱，但我想信，我們的心是早已鑄合在一起了！你承認嗎？明：你說在初見我的時候就愛上了我，但我何尚不是呵！同時我覺得我確是一個幸福者，在這茫茫的桑海中，我竟得着了了一個了解我的人兒了！我是多麼的快樂呀！

明：你不是常說人生是乏味的！無聊的！但不如果有心愛的人兒在，她或他便不會說人生是無聊的了！乏味的了！對嗎？我親愛的，此後我願你永遠不要講那種消極的話兒，不是嗎？我們是中國的主人翁，我們新時代的創造者，舊禮教的逆叛，革命的忠徒……我們的前途是寬大的！光明的！我們的責任是多麼的重要！我們可以說，那種懦夫說的話嗎？呵

明：我們應該把我們所有的力量去替一羣苦力者吶喊！去愛撫那些爲國爭光，

爲民族爭生存而犧牲的戰士！將愛之汁去灌溉血汗遍體的勞動者吧！哈哈！明：我給你一杯愛之汁吧！願你飲了後，燃沸你週身的血液，願它使你興奮，使你一切都感到有意味，有生趣，願你振作起你頹唐的精神，爲勞苦的大衆吶喊！這是我所日夜祈禱着的，大致你也不會使一個忠心企望着的人兒失望吧！夜深了！就此擱筆吧！最後祝你

步向光明之路！！

你所愛的蕊貞於深夜十二時

他看完了信，覺得她是個非凡的人，她的信中在溫柔處竟能使他消魂！在激烈處，他的心也會被激勵得狂躍起來！他覺得自己的消極夢！突然被那封信打得粉碎了！他清醒了！同時他更欽佩她！感激她！他覺得她的思想比自己堅強，他更熱烈的愛慕了！他決定自己以蕊的形狀！意志！舉動……描寫出來，他相信成功後，定會獲到較前更好的榮譽的，他便即開始下筆了！題名是『一個女戰士』。

一天，二天……在他日夜努力寫作的過程中，出他意外的，居然已成功了三分

之一了！明中是那麽快樂，尤其有蕊貞和柳瑛天天陪着他，因此他更努力，而且也更容易的做下去：

那位房東太太呢！自蕊貞放假回來後就欲和她女兒講的婚姻問題，直到她女兒明天要到校去的晚上，她終於忍不住的對他已睡在被窩內女兒道：

『可不是嗎？養娘兒們大了總是人家，唉！蕊兒！你今年也二十歲了！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這是古人傳說下來的！你！你的爸爸在你九歲的那年，就許配給他朋友的兒子了，在以前我所以不同你說明的理由，是希望你讀書可以專心些！但現在那男家已經來催過好幾次，說在八月中要娶的……嫁奩，我也早就預備好了！等你畢業出來……』說到這裏，二隻眼睛望着她女兒的臉龐，等着她的答言：蕊貞聽了這話，無疑是晴天中一個霹靂，她的身子也微微的抖顫了！心內也劇痛了起來，彷彿一把尖利的刀在刺般的，使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她這時彷彿是一隻受縛的羔羊，上斷頭台時的囚犯，神父在向她作最後禱告般的，期待着死神降臨般的默默

無言，一些也沒有表示反抗！僅在內心悲痛而已，她的母親，以爲她是默許了！便更得意的在她女兒的旁邊道：

『蕊兒！你未婚夫的爸爸，是前清的秀才，他們家裏很有錢，你爸爸在時和他很好，也幫助過我們，所以你爸爸便把你配給他的兒子，那孩子比你大一歲，長的也不差，現在元盛錢莊裏做事，據說老闆很歡喜他！那也你的福氣……』說着露着得意的微笑！蕊貞見他媽媽纏個不清，便閉緊了眼睛。假裝睡熟的樣子，她媽見她已睡，也便去睡了！蕊貞睡在床上，翻來覆去的只是睡不熟，一絲絲的愁緒，卻又從她的腦中湧了出來，她想『自己如果嫁給一個不相識的商人去做妻子，自己的幸福將消失到如何地步！不論他是如何的漂亮！柔溫……但和一個從未見過面的人結婚，愛情兩字更談不到啦！他的爸爸而且是個舊禮教的信徒，對於自己的舉動，定不滿意的，更不要想讀書了！即使嫁過去，將來定然不會長久的，而且自己這樣對明呢？！唉！定然不嫁，無論怎樣也不答應，即使他家用真珠轎來抬我，也不去！』

當可和朋去過那窮生活的，就是去求乞，我也願跟他！」她想到這裏，心內也覺爽快了不少，明中俊英的情影，又浮現在她的腦海中了，她開始笑了！緊緊的擁着被衾，於是很甜蜜的睡去了！

x x x x x

溫柔鮮豔的陽光，淡淡的晒入了玻璃窗，晒在被窩中蕊真的臉上，波紋式的頭髮，覆在她微笑的臉龐上，直到鳴時鐘八下的當兒，才揉着惺忪睡眼，從黑暗之鄉清醒了過來，洗漱後，便至明中臥室；那時明中也已起身，見她兩眉緊鎖，彷彿又甚麼大心事般的，便急急的問道：

「怎麼這樣不快樂，身體可好呀？」

「沒有甚麼不舒服，但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，你是不是真心的愛我？」

「怎麼？難道你還不想信我嗎？那我還有甚麼可以說，到底怎麼一回事，你快說吧！」

「不！你今天空嗎？我們到公園中去談吧！」

「那末你蘇州幾點班車去？」

「下午三點鐘去！我們走吧！」

「好吧！那末你先告訴我，到底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不要急呀！到了那裏我當然會告訴你的。」說着把懸在壁上的呢帽，交給了明中，便先走出了門，明中心想自己也太性急了，便戴上呢帽，轉身把門關上了，便急急的下樓，同着蕊貞走出了門，齊整的步伐向着去公園進行！

淡黃色的豔陽，輕輕地晒在他們倆身上，略帶着煖意的春風，微微的吹吻着他們的頭髮，他們緩緩的踏着平坦的柏油馬路，早晨的馬路上是靜寂的，除了一二陣「嗚嗚……」的汽車的喇叭呼聲外，偶爾由樹上飄下來一二瓣黃葉，不一會已到了公園，他倆沿着煤屑路走着，明中再也忍不住的問道：

「現在你可說啦！到底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好！到那邊椅子上去坐了談吧！」說着，拉了明中的手，到那蔷薇花架前，便坐了下來，向着明中凝視了好一回，才抽了一口氣道：

「我媽要把我嫁給一個商人了！你想我們怎麼辦？」

「怎麼！你已經和別人訂過婚了嗎？那你不應到現在才告訴我呀！」他說着，露着很懊喪的樣子，頭突然低了下去，二隻手緊握着頭髮；蕊真知道他誤會了，便急急的握着他的手道：

「明！你誤會了，我告訴你呀！這是我爸爸允許他們的，那時我還小呢！所以我也不知怎麼一回事，昨天我媽告訴我才知道的。」

「那末你願嗎？」

「我願的話，我今天不用和你到這里來商議啦！難道你還不想信我嗎？好吧！」說着，便掉轉頭，嗚咽了起來！明中這時始後悔了！便擁着蕊真的背身道：

「蕊！原諒我吧！那麼我們怎麼辦呢？」

「怎麼辦？我問你呀！」

「那末我問你，你還屈服，還是和他們反抗！」

「屈服！哼？去屈服於金錢的魔力下！去屈服於舊禮教的淫威下！不是我這樣

的人，明！祇要你是永遠愛我的話，死也要和他們反抗的！」

「呀！蕊，真的嗎？我也願爲你犧牲我的生命！」

「那末我們怎樣辦呢？」

「我想我們還是離開上海吧！」

「那末到甚麼地方去呢？」

「到甚麼地方嗎？……唔！有了，在天津我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，他已前和我

同過學的；就是在前一個月，我曾接到他一封信，說叫我去玩玩，他並且告訴我，那兒革命黨活躍得很厲害，我也想去參加，大致到了那兒不會沒有工作做的！」

「好吧！那末我下午到校里去，到暑假期間回來，我們便上天津去！」

「好！那末我下午送你上北站去！」說着便站了起來，他看一看手錶道：

「時候也不早了，我們走吧！你的行李也得去整整！」

蕊貞答應了一下，便一同出了公園：在路上遇着柳瑛，三人便一同至蕊貞家，柳瑛是特地來送蕊貞的，蕊貞便留她吃了飯，到了二時半，柳瑛用汽車送蕊貞上了車，車開後，柳瑛對明中道：

「蜜斯特鄭，以後可要冷靜啦！」正呆看着車影遠去的明中，突然見柳瑛這樣問，便立刻強裝笑容道：

「對啦！總要比較寂寞些，現在蜜斯劉預備到那兒去？」

「我預備去看影戲，你空嗎？我們一塊兒去吧！真的，我還沒有請過你呢

！」

「蜜斯張太客氣了！那也算不了怎麼一回事！」

「不要客氣了！走吧！時候快到了！」說着，一隻白嫩的手，伸入明中的手腕

內，出了車站，向汽車內一鑽，一瞬間已到了「國泰」門前，由柳瑛買了票，剛剛坐定，影戲已開映了：在黑暗中柳瑛緊握着明中的手，彷彿又甚麼話要和他說般的，但明中假作不覺般的和她談着劇情，柳瑛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完後，柳瑛一定要明中到「味雅」去吃飯，明中見他這麼誠心，覺得不好意思再推辭，便答應了下來，一同到「味雅」，柳瑛叫了很多的菜，又叫了一瓶玫瑰酒，斟滿了一玻璃杯的玫瑰酒對明中道：

「你會酒嗎？我們大家乾這杯吧！」

「我不大會這個的，一杯我當然奉陪！」說着站起來，提着杯子，柳瑛也拿起杯子向明中一裝，一口氣便吞了下去，她看了明中一眼，又提起酒瓶對明中道：

「你再來一杯吧！」

「不能了！蜜斯張真宏量，你自己來吧！」

柳瑛聽了，發出一陣苦笑來，一面把酒又斟滿了杯，往口內一倒，二隻水晶般

的眼珠，老釘在明中的臉上，明中見他臉上已成緋紅色，便上前把酒瓶拿了過來道！

「你也差不多了！我們吃飯吧！」說着，便按了一下電鈴，一剎那一個白衣服的西崽跑了來，明中便關叫他拿些稀飯來；柳瑛坐在椅子上，二眼只是凝視着明中。好一回，她才吁了一口氣道：

「蜜斯特鄭，假如有人向你作追求的話，你當這樣對付追求者呢？」

「追求我！那我祇好辜負她一片好心啦！因為我已經有了愛人了呵！當然我也不能再另愛別人，而別人知我已有了愛人，當然也不會再來追求我啦！」說時二眼注視着柳瑛的臉。

「那你真是專情者啦！哈哈……難道別人就不能再得你的歡心，再不能轉移你的愛嗎？」

「恐怕不能。因為那人對我很誠心，蜜斯張你想，我能忍心將她拋棄，使她心

碎嗎？

「我可惜沒有那人那樣幸福，不然我將多麼地快樂呵！密斯特鄭，你可允許我們做個文字上的朋友？」

「那當然可以，但才簡識陋的我，還望你多多賜教才興！」

「呵！你真客氣，這可使我難堪了！」這時西崽已把稀飯送來了，於是柳瑛笑着道：

「好吧！我們吃飯吧！你也餓了。」說着便親自盛了一碗給明中，自己也盛了些，飯擺，出來時天已黑了！柳瑛送他到家後，自己才回來。

明中一進門，便聽得志華在樓上叫道：

「鄭先生吃飯啦！」

他回頭道了一聲「吃過了！」便輕輕的走上樓，進了室內，覺得靜得死般的，心板中頓時又浮起了蕊貞的情影，同時使他覺得柳瑛對自己的確是真心的，但自己

已經有了蕊貞，當然不能再接受她的愛；他想到這裏，突然低低的嘆道：

「唉！愛實在太神祕了，它能使人忘寢廢食，它也能使人自相殘殺……一切都含着不可思議的神秘！」

那一夜他簡直被這問題包圍了！直到深夜二時才入睡。

次日起來，已是十時半了，剛起身，聽得有人在叫，他便開了門，見是柳瑛的汽車夫阿三，他便問道：

「唉！阿三你幹嗎？」

「啞！我們小姐叫我送信來的。」他一面回答，一面便把袋內的信交給了明中，說了一聲「再會」便即回頭走了！明中拿了信，走至椅前，立刻把那封信拆了開來，上面寫的是：

鄭先生：

請恕我的冒失，一個和你相識不久的人，她便大膽地寫了這封信給你，也許你

會笑我痴吧！但這完全是我熱心所致，大致你能原諒我的苦衷吧！呵！

鄭先生：自那天在公園中見了你後，一顆脆弱的心靈中，總不知有甚麼魔力束縛着般的，使我一刻不能忘記你，不論你對我這樣，我總以一顆淨潔的心靈，赤裸裸的貢獻在你面前，求你給他一點甘露才好！昨晚也許太興奮了的緣故，因此多喝了幾杯酒，以致回家後吐了多次；今天睡在床上不能起身了！那可惡的病魔恐怕不久就會降臨到我不幸人的身上呢！唉！

鄭先生：但生存在這冷酷的世界中也夠乏味了，我倒希望早些脫離這紅塵，我的頭在發燒，不能再寫了！請恕我吧！有暇請惠我數行，就此祝你

筆健！！

——冒失者

柳瑛于四月十日床第——

明中看完了信後，心內一陣說不出的難過，他沉着臉，來回的在房內踱着，好一歇，他立即寫了一封安慰她的信，叫她不要那麼消極，同時要叫她有空常到他家

來，那信的確有效力，大約不上二天吧！柳瑛寫信告訴明中，說她的病已經全癒了，並且約他到兆豐公園去！當天晚上，明中剛吃完晚飯，阿三已經來了，明中穿上一件咖啡色的上裝，即隨阿三下了樓，見柳瑛已在笑嘻嘻的向自己點頭，他便走下一步問道：

「密斯張可全好啦？呵！那真上帝保佑。」

「不！這應該謝謝你……」她說了對明中一笑；便把車門開了，讓明中進車，車便又慢而快的飛奔着！帶着涼意的風兒，微微的吹吻着他倆的髮額，路傍整齊的法國梧桐，急急的在向後退！不多時車已到了園門口，他倆下了車，踏着皎潔的月光，走進了門，一陣野花的異香，隨着風兒送入了他倆的鼻孔！他們踏着水門汀做成的路，走近了池邊，在一張木椅上坐下了下來；園內的游人並不多，有幾對青年男女在月光下卿卿我我的談着，柳瑛望着明中，可是明中彷彿怕她般的，不敢同她一眼，無論她這樣和他談，他只是淡淡的回答着，到十二時半始回來！自那天後，柳

差不多天天都到明中處來的。

光陰很快的過去，一瞬間，殘暴的夏神又隨着春神來到人間，這喧嘈的不夜城，又陷入了烈焰的包圍中了！

是一個赤陽將下西海的傍晚，西邊的一角尙留着幾條緋霞！明中剛從外面回來，一進門。聽得蕊貞的喉音，他便急急的跑上了樓，蕊貞也許已聽得了他的腳聲，早在房門口等着他了；見他上來，便問他道：

「鄭先生你好呀！」

「托福！你放暑假了嗎？」

「對啦！裏面請坐呀！」

「唔！好好！」他說着便走進了前樓，見了房東太太敷衍了一番，晚飯後，蕊貞便到明中室中，和他談妥了辦法，准定後天早晨動身！蕊貞去後，明中便關上了門，將衣服書籍整齊了，藏入了皮箱，次日一早起來，便至幾家報館及雜誌社先提

了稿費，回頭至幾個朋友處告辭了一聲，回家時已六時半了！胡亂地吃了些飯，對蕊貞使了個眼色，飯後蕊貞跑至明中室內對明中道：

「你預備好了沒有？明天早晨幾點鐘走？」

「早預備了！六點鐘得走。」

「我想還是你先走，我第二天來！免得我媽疑心。」

「不用的，我們的愛是淨潔的，神聖的；我們何必要那樣呢！我想我們應該留封信給你媽，以表明我們的心跡，是嗎？蕊！我們應當做的光明些！」

「對啦！那末你就寫吧！我去了！」說着便出去了；明中望着蕊貞背影消失後，便把門關上了，他笑了！他望望窗外，見三大公司屋頂上的電炬，彷彿三座珍珠塔！他在室內來回的踱，好一歇，他吁了一口氣，走至枱邊坐下來，即寫了一封信，完後，把鬧鐘開好了，便向床上一躺！

時光老人在一秒一分的推進，在曙光一絲的當兒，蕊貞便輕輕的從床上爬起來

，她老母弱弟的鼻鼾聲，微微的由隔壁送了過來，她靜聽了一回，始把衣服穿好了，提起一隻皮篋，輕腳的走出了房門，那鼻鼾仍那麼地送入她的耳鼓中；不知甚麼力阻障着她的腳般的，她靜靜的站在房門外，二顆亮晶晶的淚珠，由眼角邊流了下來；直到聽見明中開房門，她始擦乾了淚，走下來，明中提着皮箱，同蕊貞一塊兒下了樓，出了大門。

「噢！你不是流過淚嗎？」明中偶爾見她二隻眼眶中尚濕潤潤的，所以這樣問她，可是她並沒有回答，很輕的把門拉上了，對明中瞧了瞧，又回頭瞧瞧虛掩着的大門，二顆熱淚簌簌地滴了下來，明中見了即安慰幾句，叫了二輛街車，催着她上車，她也覺得自己太沒有毅力了！便強裝着笑容的回答了一聲，坐上了車，拉車者便沒命般的向北站飛跑！她再回頭向自己家門望去，在魚肚色的天網下，祇留着一座黑影！

x

x

x

x

x

太陽漸漸地由東海中躍了起來，蔚藍色的天空中，頓時浮上了美麗的彩霞！

這時房東太太已醒了過來，她在床上叫着：

「貞兒！你該起來啦！」

她接連的叫了多次，仍不見她女兒的答覆，她以為她女兒是睡得太熟了！自己便起身，走到隔壁去，見房門開着，她便急急的走進去，床上早已空空的，祇有一封信放在那兒，她這時心內發急了，急急的拿了信，走至自己房中將志華叫醒，叫他立刻讀給她聽，並且對他道：

「馬上讀給我聽，假使你讀別了，我得打你的嘴！」

「啞……」志華睜開眼睛，見他媽媽很急的樣子，知道又甚麼岔子了，揉了揉眼睛，瞧了信封上的字道：

「媽；這是姊姊寫給你的……」

「她寫給我幹嗎？你快把它唸給我聽吧！」她這時更急了，她猜想她的女兒也

許爲了婚姻問題去尋死也難說……立即催她兒子讀給她；志華便高聲的唸道：

「我親愛的媽媽：

我覺得很對你不起，還未報你老人家養育之恩之前，在今天起，你不肖的女兒，她又要使你流淚了！我自問我的良心，確實也覺太逆行了，太殘忍了……但

媽呀！我爲了自己前途與終身幸福計，那我祇忍痛的抹着自己的良心，做個舊禮教的逆叛，做個不肖的人兒啦！呵！

媽媽；我此次的出走，原因就是爲了婚姻問題的不自由；我覺得自由是任何人所應有，如果不，那末那人便是個傀儡，囚犯，消失了靈魂的！我的軀殼固然屬於你的，但自由你絕對不應侵掠我的，對不對？

我酷愛的媽媽；我今天早晨，已與你平日所讚美的鄭先生同到天津去了！我想信你也許會立刻憤恨得罵鄭先生是人面獸心的惡魔吧！但媽呀！你切不要誤會

，鄭先生的確是個忠實而有爲的青年，他能專心的愛我，也能專心的愛你，我覺得他是一個可愛的人，我願耐苦的隨着他奮鬥，隨着他工作……我不願做隻金絲籠中的小鳥——總之我到死也要愛着他！呵！疲乏極了！我的手也顫抖了！我慈愛的媽媽呀！我實不願離開你的愛護下，但爲了我的終身幸福，你不肖的女兒，他終於忍心地含着雨眶欲滴的眼淚，悽慘地別了你偉大的母愛，在晨光微曦中，同着我心愛的人兒去找尋那燦爛的光明去了！最後，我以十二萬分懇意，祈禱着你老人家的健康！！

——你不肖的女兒

蕊貞手上——

附啓！

「志華：我的愛弟！

在昨晚見了你天真活潑態態後，不知何日我們再能見面呢？！你的姊姊是個不肖者，竟忍着欲裂的心田，離別了可愛的家庭，向着叢生着荊棘，充塞着黑暗

前途進行，到那惡劣的社會中去奮鬥！茫茫的人海裏去找尋光明之神！弟弟呀！我還不但爲了愛鄭先生而出走的，我將拿出我所有的愛，去愛爲生活而流着血汗勞働們，去愛爲國爭光的戰士們！我們到了天津預備去參加革命了，我們要替危亡的祖國去奮鬥，使我們萎靡不振的民族復興起來，全世界被壓迫着的同胞重見光明！我們是世界的創造者！我們是中國的主人，我們不能自暴自棄，我們應該去努力，去奮鬥……弟弟！你要牢記着，你的姊姊是那麼地渴望着你以後成個社會上有用的人，再會了！我到了天津後，會常寫信給你的，你好好的服侍着媽媽，不要使她悲傷，在你姊姊榮歸的當兒，她將流淚含笑的擁抱着你，作一個深長沉痛的吻兒……」

志華讀到這裏，聲音更模糊了！淚珠兒由眼眶中滴了下來，他的媽早已倒在床上痛哭了一室內充塞了淒切的情調！

「志華你到亭子間去瞧瞧，他的東西搬去沒有？」好一歇，房東太太始嗚咽着

道：

「唔！」志華應了一聲，便匆匆的到了享子間，見椅子等的木器並沒少，在寫字檯上也有一封信，便拿了信至他媽媽的面前道：

「媽！鄧先生也有一封信給你。」

「那末你讀給我聽。」

志華便把信拆開來唸道：

「岳母：

此後我得這樣稱呼你啦！也許你會說我無恥吧！但這是你女兒自願的，我並沒有強迫或誘惑她過，你當然是不會想信的，但天總知道，我們的戀愛是絲毫沒有不淨潔的地方；就是我們到天津的原因，也並不是畏罪而逃的，我們決定去參加革命工作，一切都請放心好了！在我們榮歸之後，當長跪在你的膝前，求你饒恕！再談啦！祝你

健安！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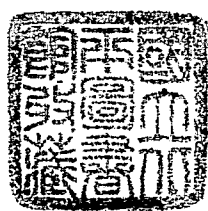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自稱你的女婿者——

明中手上——

志華唸完後，剛靜得不多時的室中，又起了一陣悲慘的哭聲！

——完——

脫稿于一九三五、六、二日、



預 告

青 春 底 火 焰

「青春底火焰」，是青年作家沈淡影君最得意之傑作，裏面包括四篇短品創作，篇篇生動流麗，筆法特殊，悲懷處，猶如杜鵑之啼泣！雄壯處，宛如怒濤之激石！句句撩人心弦，字字引人入勝，該書約于十月十日問世，定價二角，現爲優待「逃婚」讀者起見，預約減收一角，（寄費在外）欲定從速，九月底截止，函件直寄浙江路洪德里一弄七號，沈仲達君可也。

泡沫社啓

逃 婚

定價大洋二角五分

著 者：

沈 澹 影

發 行 者：

浙江路洪德里
沈 仲 達

出 版 者：

泡 沫 社

印 刷 者：

大方印務局

寄 售 者：

本埠各大書局
小型出版社

版 權
★
所 有

1935.9.10再版
2——1000册

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證字第〇八四號

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拾壹日收到

